

第五章 日本海外的綠建築

—日本綠建築設計的國際影響

www.epa.url.tw

從純樸的禪宗意境到霓虹燈般的生命力，都在世界範圍內找到了粉絲。傳統的日本住宅幾代人以來一直激勵著日本以外的建築師，比如 20 世紀早期的美國建築師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 和格林&格林 Greene 建築師事務所都有自然有機的設計主張。隨著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建築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建築商們正從許多文化中尋找創造更可持續發展未來的線索。由於日本的傳統木構建築是百分之百可回收利用的，並具有各種自然可持續技術的特點，它激勵著新一代環保意識的建築師。

總部位於蘇格蘭的建築公司 konishigaffney 在愛丁堡的日本住宅中展示了蘇格蘭和日本美學之間的天然親緣關係。受日本建築師藤森 (Terunbou Fujimori) 的泥土茶館美學啟發，捷克布拉格 Al 建築師用生態材料和風格建造了一座波希米亞式的房子。在加拿大多倫多將日本町屋重新闡釋—「侘寂」町屋。

■愛丁堡加夫尼住屋

設計：建築師加夫尼 Konishi Gaffney

地點：蘇格蘭愛丁堡

竣工：2009 年



立面通向一樓的花園，而上層的窗戶與牆壁齊平，以捕捉愛丁堡罕見的陽光。

“我們創造的建築是理性和謙虛，但也美麗和大氣，建築體現了日本「侘寂」的感覺。”這似乎是一個合適的理念，建築師工作在…愛丁堡？



地面和上層平面圖。



一樓通過三扇大的滑動玻璃門通向花園。

蘇格蘭也許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地方，但其生活哲學是簡樸。節儉的優

點在蘇格蘭是很好理解的，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說，蘇格蘭風景的粗獷之美體現了「侘寂」的理念，也就是樸素之美的美學。由日本設計師 Makiko Konishi 小西牧子和蘇格蘭建築師凱蘭·加夫尼(Keiran Gaffney)共同創立的設計事務所完全有能力欣賞這種天然的親和力。在日本呆了三年後，兩人於2007年在愛丁堡開店，在那裡他們為自己的項目帶來了獨特的日本-蘇格蘭情感。

在他們自己的家裡設計並自建了一座優雅樸素的房子，輕鬆地融入了密集的愛丁堡郊區。這座房子占地200平方米，以前是一個機械師車庫的所在地，它的外形提供了周圍房屋的現代更新。和他們一樣，這是一個兩層樓高的長方形盒子，頂部是傾斜的石板屋頂和天窗，一邊面向街道，另一邊是一個小後花園。但天才在於細節，在那裡，房子體現了該公司獨特的蘇格蘭「侘寂」風格。

不同的元素直接或精神地從傳統的日本住宅中汲取。設計師們說，簾庵民宅是作者 Alex Kerr 拯救和修復的日本鄉村農舍，是日本傳統建築實用、節儉、可持續美的標誌性範例，是他們作為建設者和設計師發展的核心。他們還在日本時設計的愛丁堡住宅讓人想起了當時的衝擊。他們的設計過程從日本設計的核心基礎開始，比如方向和光線，室內和室外的相互作用，材料的影響和可持續性的實際問題。

凱蘭·加夫尼解釋說：“我們的目的是簡約而樸實地建造。”這座房子是木結構的，有一個混凝土底座，排水溝和落水管(由回收的鋁製成)是凹進的以防止堵塞，除了提供保護，並創造一種乾淨的美感。細節很簡單，有對接接頭和樸素的連接，一般避免陰影縫隙或覆蓋條。”



現代感的簷廊陽台被一個屋簷狀的懸挑保護起來。

許多材料都來自當地，包括蘇格蘭橡木，滑動拉門是在不到 32 公里遠的一家木材廠製造的。盡可能使用回收材料。超級隔熱，整個房子可以在三個季節裡只用太陽能被動取暖，在寒冷的愛丁堡冬天，地板暖氣和中央火爐是取暖所需的一切。

為了平衡家中的隱私和大開口的需要，讓陽光和被動的陽光在房子裡獲得，面向街道的立面封閉，入口位於的西南角，途經花園。街頭足球俱

樂部立面以混凝土的形式高出視線，然後過渡到條形窗戶和木覆面，將房屋表達為高出花園牆壁，這是典型的愛丁堡當地特色佈局。

在日本住家的傳統中，入口玄關是脫鞋的地方，公共空間轉換成私人空間。在這裡，有一個獨特的燒木柱吸引目光，入口引導至一個放寬-縮窄-放寬的過渡，保持室內隱私，直到在房子裡。入口的焦木板包裹也是一種傳統的日本技術，使用燒焦的雪松製作，這裡採用蘇格蘭橡木作為防水、防火和防蟲材料。



在起居區的後面和焦木柱後是一個地板內凹的喫茶空間，一個用來吃飯和喫茶的矮桌子，下面有空間放腿。

花園的表面遠非典型，上層的窗戶與牆壁和屋頂齊平，整個玻璃角朝南。從這裡開始，陽光通過一個挑高的空間斜射到客廳裡的保溫混凝土地板上。一樓通向花園，三扇大的滑動拉門接收清晨的光線，開始被動供暖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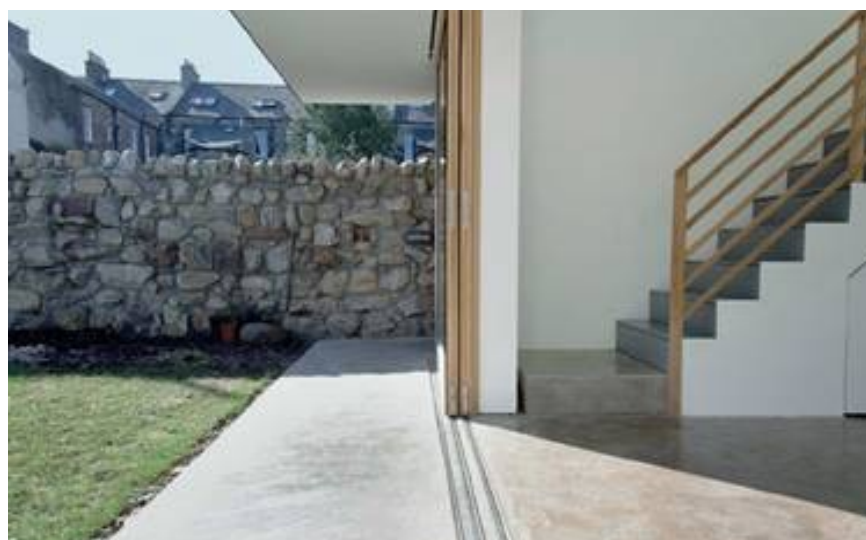
寬大的玻璃開口也在室內和花園之間創造了一個多孔的分隔與連接。滑動拉門與混凝土地面齊平，混凝土地面繼續向外延伸，形成一個類似簷廊的空間，該空間由屋簷狀平屋頂懸挑遮蓋，避免受到雨雪的影響。”加夫尼解釋說：“我們對日本從傳統住宅的核心到外部，通過一系列矛盾的空間的多樣性很感興趣。”。



為了平衡對隱私和自然陽光的渴望，面向大街的牆面是封閉的，開口隨著房子的上升而增加。



立在混凝土地面上的粗大燒焦木柱，讓人想起了日本傳統農舍的主要結構支撐和象徵性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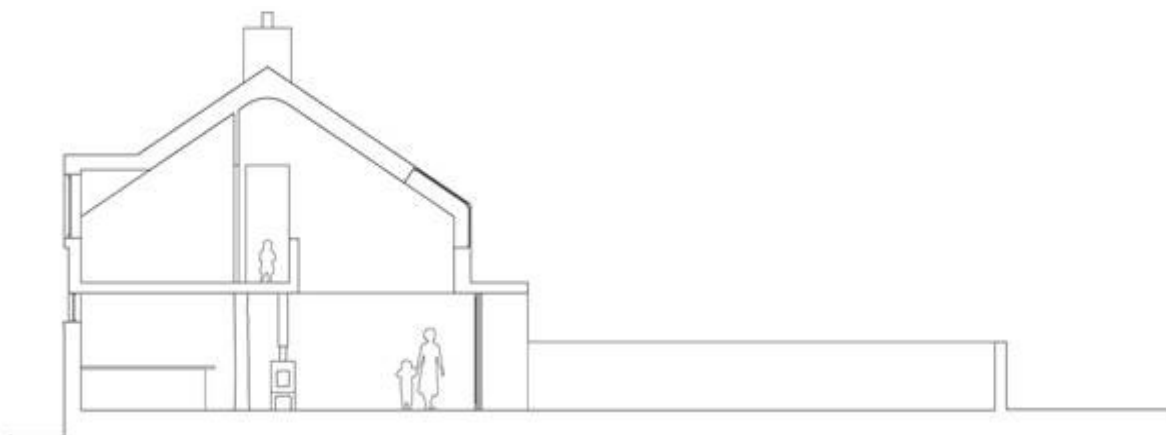


滑動門與混凝土地板齊平，在室內和花園之間形成多孔分隔/連接。

在白色的現代生活/廚房區域的中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一根燒焦的黑木柱鑄在拋光的混凝土地板上。這是為日本農舍“燒焦大黑柱”的象徵，日本傳統民宅的主結構支撐。這根柱子是由當地一棵 100 年的老橡樹製成的，作為這座蘇格蘭房子的主要意象，上面刻著孩子們日益增長的身高。在柱子旁邊是一個凹下地面的被爐坑(hori kotatsu)，一個用來吃飯和工作的矮桌子，矮桌下面有空間放腿。冬天家人們可以聚在被爐坑（覆蓋棉被），腳下取暖，喫茶聊天。

在頂層，巨大的南向天窗照亮閣樓空間，該區域提供兒童遊戲、客房

或觀賞風景提供了一個場所。精緻的木欄杆體現了用心的工藝。在概念上，加夫尼住屋體現了一個鄉村的現代性，添加了日本綠建築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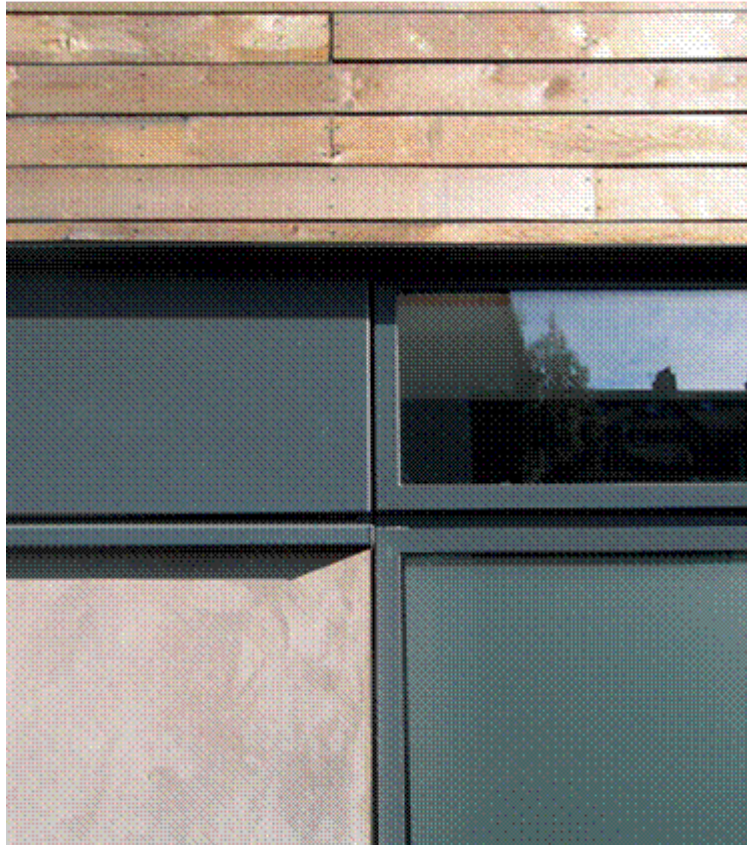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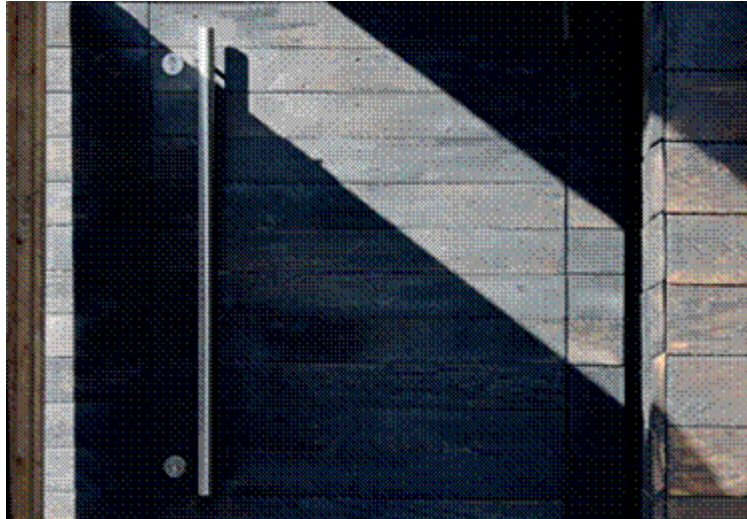
帶後花園房子的橫截面圖。



這根燒焦的木柱也可以作為兒童身高的記錄。



在上層，巨大的向南窗戶照亮閣樓(榻榻米空間)，提供兒童玩耍或客房空間觀賞風景。





三張不同材質和表面的房屋外觀圖片。

米約克之家(住屋+商店) MJÖLK HOUSE

設計：Studio Junction

地點：加拿大多倫多

竣工：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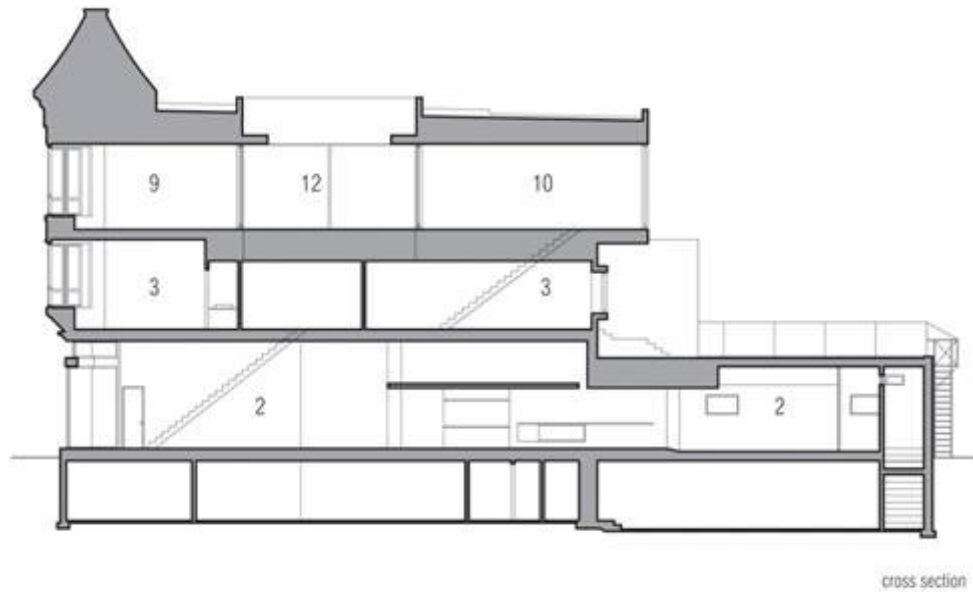


從頂層內院可以看到餐廳和廚房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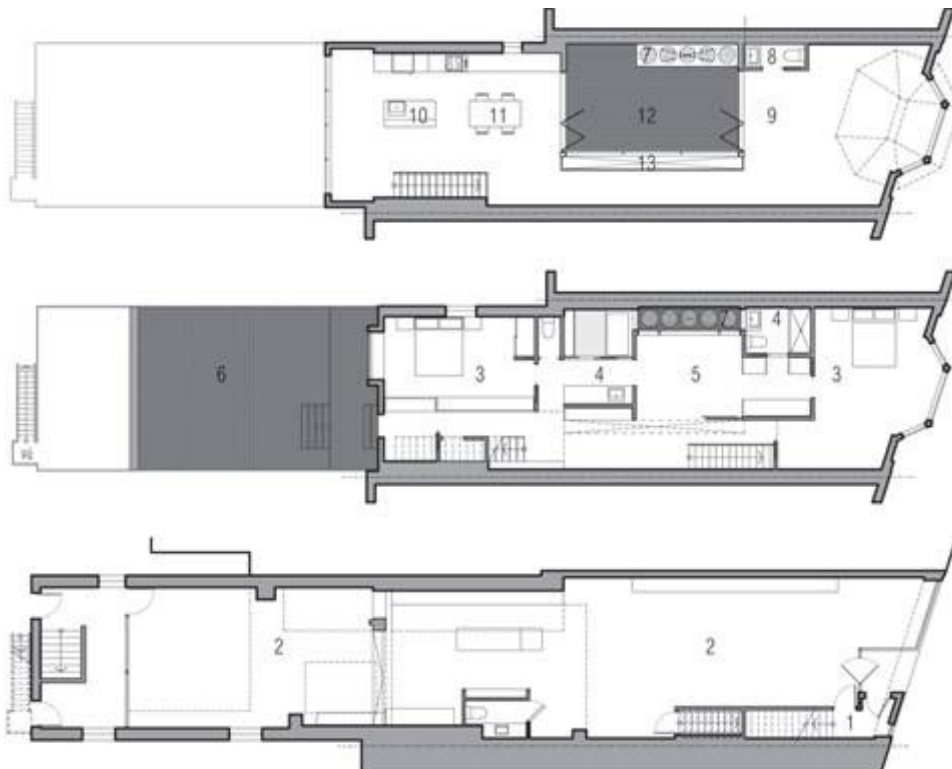
在人口稠密的多倫多市區，Studio Junction 將一棟 19 世紀晚期破舊的連排別墅改造成了時尚的家庭住宅和工作空間。建築師們還從類似的亞洲商鋪傳統中獲得靈感，例如日本的町屋，從而使加拿大許多城市常見的傳統生活/工作排房屋的形式和功能煥然一新。國際視野使得設計很容易融入加拿大城市空間的多元文化和混合使用特徵。

其外觀反映了相鄰建築的規模和形式：一棟狹長的三層連棟房屋，一樓有一家商店，面向主街，樓上有一套公寓。它最初的 1889 年開窗和現在罕見的傳統立面被修復了。MJÖLK 是瑞典語中牛奶的意思，是銷售北歐和日本設計產品的商店名稱。這家商店的名字意味著“北方純粹的美學”，事實上，這家商店和樓上住宅的整體設計美學是加拿大對北歐-日本設計的一種精雕細琢。

住宅分佈在兩個狹長的樓層上，臥室在一樓，客廳和餐廳在上面。由於其佈局和繁忙的城市環境，沒有花園空間，室內難以採光和城市噪音，庭院和燈井被納入隱私，戶外空間，自然光和空氣。



町屋的橫截面圖，顯示一樓的商店(2)和上面的兩層住家。



三層平面圖：一樓商鋪和二層住家。

頂層的生活和餐飲空間通過雙折疊式玻璃門通往內院，與傳統的中國天井內院相呼應，增加了泛亞設計理念。該空間是強調與自然和日本啟發焦木柱，已被賦予了一個自然風格。

與該店對實用工藝的關注相呼應，木材被用來定義空間，並增加寒冷和灰暗的加拿大冬季急需的溫暖。複雜的膠合板特徵，如櫥櫃，是通過電腦建模和 CNC(電腦控制切割)形成的，而其他元素，如白橡木推拉門，則是通過傳統的手工木工製造的。傢俱和配件主要是白橡木，而道格拉斯冷杉是用於地板和客廳貨架單位。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如木材和玻璃，在整個過程中使用。

為了儘量減少夏季的熱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冬季的溫暖度，供暖和製冷按區域組織，配備可調節的散熱器、無管道空調、良好的隔熱和燒木柴的爐子，庭院和雨篷窗戶提供交叉通風。



頂層客廳採用定製的白橡木和道格拉斯冷杉裝飾。



複雜的膠合板功能，如廚櫃，形成了電腦建模和數控(電腦控制)切割。



內院有著天井的作用，把光線和新鮮空氣(在溫暖的天氣)帶進家裡。



托兒所通過木製滑動門進入通道。



浴室的滑動拉門後面有一個日本雪松浴缸。



樓梯間將自然光引入公寓的底層。



主臥室有一個深木窗座位，專為兩個人的茶道設計。

房子裡到處都是來自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個國家的國際現代主義設計作品。對日本設計的認同也體現在建築本身。滑動幕布被用來創造靈活的空間和柔和的光線。板條木出現在欄杆和內置傢俱中。浴室的中心是一個進口的日本雪松浴缸，臥室則是一個深木窗座，專為兩個人的茶道設計。

將傳統材料、形式和工藝與高科技設計技術相結合，並借鑒無數建築傳統，Studio junction 創造了一個寧靜的生活空間，與繁忙的城市社區和諧相處。



狹窄的白色臨街面保留了原來 1889 年的凸窗和稀有的壓製金屬門框立面。

■薩維克避暑山莊

建築師：IRENE SÆVIK 艾琳·薩維克

地點：挪威哈蘭根

完成 20 世紀 60 年代的房屋，2012 年翻新



外觀是紋理燒焦木材，這是日本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傳統技術。

北歐和日本美學之間似乎有著天然的親和力。也許是因為木材的豐富，或者是與自然的傳統聯繫，或者是因為人們對簡約主義的喜愛，而簡約主義與現代設計非常契合。都是在挪威建築師愛琳·薩維克的禪宗般的避暑勝地，距離奧爾索大約 40 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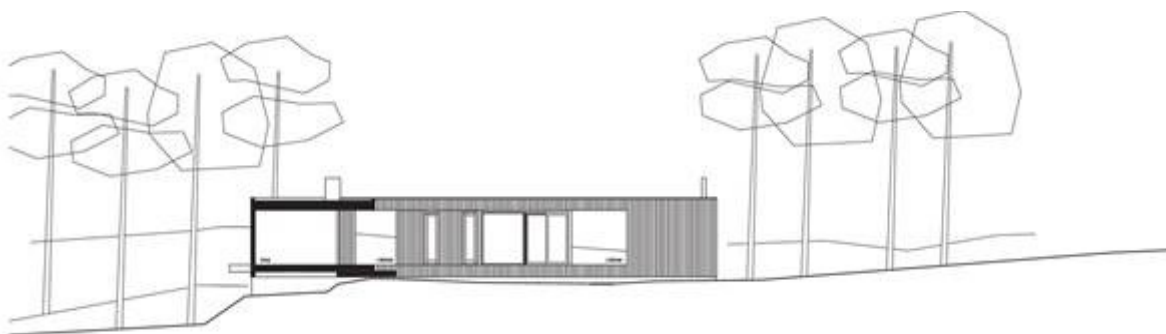
這座房子的主人是挪威現代派畫家 Irma Sahlo Jæ：“我們的目標是在原有建築的禁欲主義，以及其冷靜的北歐現代主義精神，受日本建築的影響，並升級到一個當代沉思的藏身之處。”

Sævik 薩維克借鑒了日本干欄式簷廊的概念，用細長的走廊將房子包圍起來，從而允許室內外和相鄰房間之間自由流通。周圍北歐森林的日式“借用景觀”通過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寬大玻璃開口進入建築。隱居地的一隻手臂延伸到岩石露頭上，平衡在纖細的柱子上，進一步將房屋和景觀連接起來。

外部是紋理燒焦木材，這是日本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傳統技術，而內部則是由淡天然木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薩維克曾經創造了一個“開放與遮蔽、光影之間的模稜兩可的運動……”。



隱退的一隻手臂延伸到岩石露頭上，平衡在細長的柱子上。



景觀房屋剖面圖。



周圍北歐森林的日式“借景，”通過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寬大玻璃開口進入。



與深色的外觀形成對比的是，內部以淺色的天然木材為主，有利於光影的發揮。

這個設計是極簡主義的，借鑒了 20 世紀 60 年代的原始美學，並將其融入了當代的情感之中。然而，這種簡單性是認真思考的結果。建築師和藝術家 æ 維克考慮了每一個細節，甚至設計了放在老式書桌上的鉛筆夾，這是從原來的避暑別墅打撈出來的幾件作品之一。她還設計了一個木製日式浴缸，旁邊是挪威的桑拿浴室。

薩維克將自己與日本設計的親和力解釋為自己成長過程的自然延伸，

親近自然，習慣了寒冷的四季氣候：“粗糙的地形和惡劣的氣候給我注入了謙虛的感覺，對自然的徹底尊重和深深的迷戀，對古老的北歐傳統建築的濃厚興趣…燒焦木材的傳統使用，精確的體積和走廊，比例和自然光的使用，處理細節和手工藝，以及不同建築之間的關係和地形至關重要，我發現它和日本建築有著密切的聯繫。”



這個設計是極簡主義的，但經過了深思熟慮。建築師/藝術家/業主設計了每一個細節，一直到 60 年代老式辦公桌上的筆架。

薩維克被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Tadao Ando)的材料的極度精確和苦行僧式的使用所吸引，在訪問日本時，日本建築與現代建築和傳統建築以及與自然的密切聯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看到了與某種北歐現代主義，甚至傳統挪威建築的聯繫薩維克”我特別著迷於優雅和輕鬆的流動周圍，上和之間的畫廊。

“在薩維克的避暑山莊，我看到了與上述所有工作的可能性，無論是關於敷地計畫和建築營造，都尋求一個可持續的方式。原來的小屋只有一小部分被推倒，讓位於我的視野，所有被拆除的材料後來都被用作木屋和傢俱。使用簡單、耐用、持久的材料，使房間具有良好的品質和實際的和諧。房間之間的所有流通都是通過室外走廊進行的，建築區域因此達到了自己的還原的生態。建築的不同體量使房間、開放式走廊、體量和景觀在

不同的層次上並排相連，因此，外部地形變得完整，從而成為避暑勝地的一部分。”



借鑒日本簷廊陽台的概念，房子周圍有一個細長的迴廊。



這所房子依靠在地勢較低的地方，與大地的地形相呼應。



薩維克還設計了一個木製日式浴缸，旁邊是挪威的桑拿浴室。



成熟的樹木和綠色植物環繞著房子。



兩側都有玻璃開口，景觀成為工作室空間體驗的一部分。



臥室的窗戶，用來充分利用自然景色。

■A1 住宅

建築師：A1-LENKA KŘEMENOVÁ & DAVID MAŠTÁLKA

地點：捷克共和國布拉格

竣工：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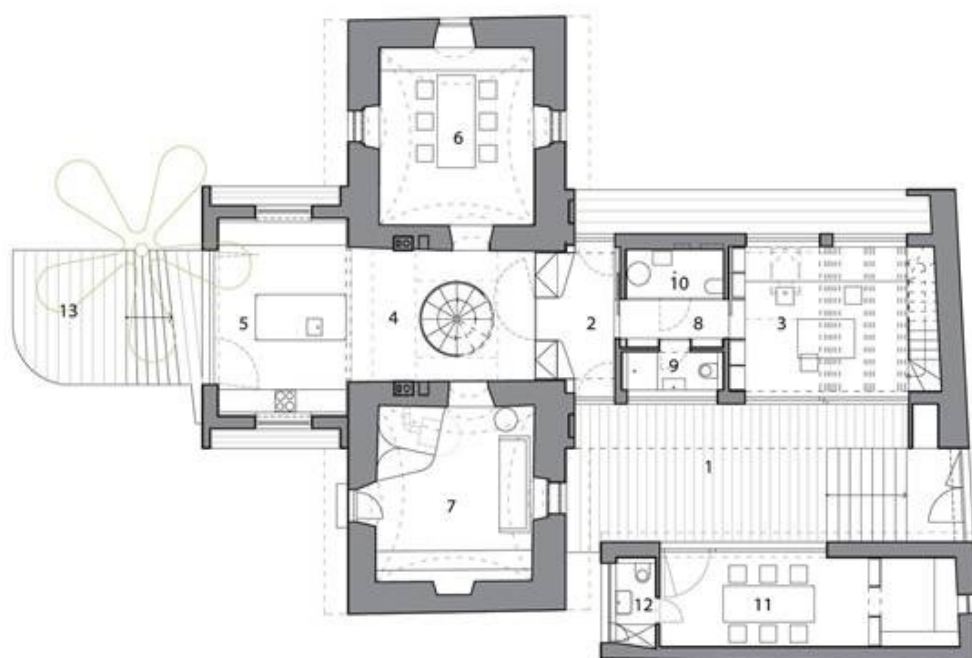
A1 的房子結合了一個 200 年的老房子和一個新的木製延伸，它貫穿了舊結構的中間，創造了一個十字形佈局。

A1 住宅位於布拉格的一個綠樹成蔭的住宅區，布拉格是波希米亞的歷史中心，也是捷克共和國的現代首都。這是兩位年輕的捷克建築師 Lenka 與 David，對日本建築特別是茶館有著濃厚的興趣。A1 住宅以其簡潔的表現力和獨特的材料巧妙地從鄰居中脫穎而出，代表了捷克和日本美學的獨特結合。

建築師最初從著名建築歷史學家藤森(Terunbou Fujimori)的作品中獲得靈感。在 2006 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看到他的作品後，兩人前往日本，與藤森會面，獲得了建築的新視角。



從露台看廚房。



平面圖：1. 庭院，2. 入口，3. 工作室，4. 大廳，5. 廚房，6. 餐廳，7. 客廳，11. 會議室，13. 露台。



房子周圍有鄉村花園。

藤森以其富有詩意的茶館而聞名，他利用天然材料——木材、泥土、石頭和草，創造出異想天開的泥土形式，借鑒了日本的傳統建築。他以一種生態、歷史意識和可持續的方式建造了所有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深深地影響著像 A1 這樣的新一代國際建築師。

Lenka 與 David 返回布拉格的第一個項目是一個茶館，他們在茶館裡尋找“連接和詮釋東西方建築”，不是照搬日本茶館，而是在捷克建築中重新詮釋其固有的質樸質樸和節儉優雅的品質。其結果是一種現代波西米亞的侘寂風格，繼續在 A1 房子的設計上演變。

這項為期四年的工程始於一座有 200 年歷史的房子，這是一座工人們用狹長的石頭和灰泥建造的小屋，位於布拉格的一個住宅區。為了打開它陰暗、厚壁的內部，建築師們在舊建築的中間鋪設了一條長長的木質延伸軸線，形成了一個十字形佈局。我們花了很大的努力使新舊建築和諧而清晰地結合在一起。這兩個部分共用一個類似的山牆屋頂輪廓，但在他們的材料對比。老房子採用傳統的白色灰泥飾面，而新房子則採用木質結構。它的包層由天然木材和銀色燒焦木材組成，採用傳統的日本技術，這是建築師們在藤森訪問捷克共和國時從藤森那裡學到的。深色的木質覆層與老房子蒼白的模壓表面形成了令人愉悅的對比。周圍花園裡到處都是野花和成熟的樹木，與建築的天然材料相得益彰，增強了酒店的田園氣息。



工作室和會議室之間的木板走廊。



在大廳裡，一個獨立的灰色混凝土結構的螺旋樓梯向上伸展，讓人想起捷克歷史建築中的樓梯設計。



一扇月亮形狀的窗戶，可以看到工作室。



廚房空間呼應了整個房子使用的泥土、有機的顏色和紋理。

這種佈局在工作室的公共空間和家庭的私人空間之間起著仲介作用。入口大門通向一個公共庭院，腳下鋪著木板，上面點綴著一小片混雜的草和植物。兩邊都是一個工作室和一個會議室，通過寬大的玻璃開口可以相互對視。工作室空間是新木屋擴建的一部分，與會議室的灰褐色石膏外立面形成質感和色彩對比，會議室是一個舊的獨立存儲空間，轉換為工作室

使用。除了眾多的表面，會議空間有一個傾斜的野生植物綠色屋頂，這創造了觀賞翠綠景色的角度。



露台坐落在 A1 建築師設計的鄉村茶館旁邊。

家的入口在長方形庭院的遠端。在內部，房子的新老部分都是以「侘寂」風格的方式完成的，有著樸實、優雅的表面和過渡。一個人進入房子的中心，新舊建築的戲劇性交叉。在這裡，一個獨立的灰色混凝土結構的樓梯螺旋上升，暴露梁上層，並回顧了捷克歷史建築的特點-旋轉樓梯。樓梯的模製形式呼應了整個房子的許多專業建築細節，這些細節傾向於有機的形狀、顏色和紋理，與藤森的土製手工美學相呼應，同時也與老房子裸露的石頭和富有表現力的線腳相呼應。

大廳兩側是老房子的拱形餐廳和客廳，廚房延伸到新的翼樓，通向私人露台和花園。蔥綠的花園，一條星羅棋佈的石板小徑通向一個茶館空間，寬大的玻璃開口，成為室內美學的一部分。

良好的隔熱有助於保持整個結構的節能。老房子有厚厚的石牆，頂部是礦物隔熱層，而新房子有厚厚的環保材料隔熱層，如再生木材。混凝土樓梯的天然熱性能吸收和輻射了傳統中歐木材燃燒陶瓷爐產生的熱量，提高了房屋的整體效能。會議室的綠色屋頂有 10-15mm 的土壤作為自然隔熱層，使房間在冬季更溫暖，夏季自然涼爽。加上良好的交流通風，房子提

供了舒適的全年溫度，只在冬季最低限度地使用主動暖氣。



客廳和會議室之間狹窄通道的優雅模製牆壁。



原房子光滑的白色表面與新添置的紋理木材形成了令人愉悅的對比。



各種各樣的窗戶輪廓，每一個都有一種雕塑般的質感，被野花綠意所突出。



餐廳的厚牆是典型的原始房屋，並提供自然絕緣。

設計目標是“對比與和諧”，將住宅與社區、住宅與辦公室、歷史與現代、本地與國際聯繫起來。建築師解釋道：“我們從內到外的設計，“考慮人們將如何在空間中生活和成長。這是一個設計，將自然地融入道社區和居民的生活中。

A1 茶館遠不是一個簡單的茶館，它融合了日本茶館的樸素優雅工藝、生態和自然物質的精神，在捷克給人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綠色屋頂為下芳的會議空間創造了隔熱、保水的功能，保持房間溫暖的冬天和涼爽的夏天。

■燒焦木覆層

過去與現在

漂亮，功能性和可持續性，燒焦木板是一種前現代日本技術，以密封魚鱗木板防雨，昆蟲和腐爛，使其耐火。焦木板野叫壽杉板，這種古老的技術正在當代國際設計中煥發出新的生機。美國《居住Dwell》雜誌稱它之為住宅建築和木工行業最流行的新興趨勢之一，從布拉格到波特蘭的房屋都出現了燒焦的木板。

燒焦木板的魅力不僅在於它的功能特性，而且在於它的動態美。它銀色的紋理表面創造了一種不同光線和顏色的磁性視覺效果。

這種方法在當代設計中重新出現在建築歷史學家藤森(Terunbou Fujimori)的高度原創作品中，藤森曾在各種建築專案中嘗試過這種技術，比如異想天開的燒焦木屋。

藤森燒焦木料的傳統方法是將三塊木板綁成三角形，點燃內部，並以煙囪般的效果將木板引燃。在木頭炭化幾分鐘後(根據藤森的方法是7分鐘)，木板被分開，火被撲滅。將這些板被刷去了煙塵，露出了一層銀黑色的碳層，能夠抵抗黴菌、昆蟲、水和火。然後清洗並乾燥木板表面，可以不做表面處理，也可以用桐油塗刷，使木材呈現出不同的色調。最終的一致性是-在不透明的拋光面上看到木質的豐富紋理。

這一過程雖然耗時，卻是一個自然方法的木材處理。污漬和油漆會褪色，但燒焦的木頭可以保存幾十年，據估計可以保存到80年。

最初使用柳杉，設計師和建築師現在也使用其他類型的木材，如紅雪松，道格拉斯冷杉，松樹，柏樹和橡木。每一種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像杉木這樣的軟木有突出的生長紋理，形成一個美麗質感的表面。燒焦的硬木有一個更均勻的表面。它經常被用作外牆包覆層，也可用於地板、牆壁、柵欄和甲板，炭化木材的深色煙熏表面為任何設計增添了對比度和質感。



燒焦的木頭表面，既質樸又精緻。





布拉格的 A1 建築師在實踐日本傳統的木材炭化技術。

茶館的侘寂美學

WABI 侘寂：對樸素、謙遜、簡單之美的欣賞

SABI：面對無常和不完美的自在

WABI SABI：「侘寂」是一種以接受短暫和不完美為核心的日式美學。侘寂的美有時被描述為「不完美的，無常的，不完整的」。它是從佛教三法印派生的概念，特別是無常。侘寂的特徵包括不對稱，粗糙或不規則，簡單，經濟，低調，親密和展現自然的完整性。侘寂美學是日本傳統美學中最顯著的特點。

茶道藝術參採了千利休(1522-92 年)的形式，他是當時的武士風茶道大師。他設計的泰安茶館是一個田園詩般的兩三個人論茶小空間，被認為是茶館美學的原型。

它採用簡約的材料(木頭、泥土、茅草和棉紙)以細緻工藝組合，是「侘寂」概念的化身，是一種質樸的優雅。在花園環境中，它佔用的空間很小，卻創造了一個意義深遠的空間。

建築歷史學家藤森照信是茶館傳統的現代詮釋者。他寫道：“作為茶道藝術的場所，茶館提供了一種既寧靜又保持精神和心理緊張的氣氛。”，這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簡單，在極簡主義中的表現。

從廣義上講，茶館美學包含了對自然的敬畏，對簡單的內在美的欣賞，對審美細節的深刻認識，以及對友情和儀式空間的自覺設計。

在現代建築中，這種美感常常轉化為我們現在認為環保的品質：對天然材料的喜愛，這種材料也是可回收和/或可生物降解的；設計簡約；不浪費任何東西；對環境的思考，對外部和內部以及房屋和鄰里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思考；注重細節和工藝；創造健康，好客的空間，建造持久和取悅。



捷克 Ceská Lípa ，A1 建築師布置的茶館空間，體現極簡「侘寂」的意境。



自然植物中的茶道亭以焦木構成外觀。